



飲恨大海的文化勝跡

香港海鮮舫最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，當時香港仔的水上人家在船上開設酒樓；1950年代的全盛時期，一度有十餘艘海鮮舫停泊在香港仔避風塘，形成獨特的水上文化。

在1950年代興盛時期，香港仔已有十多間海上酒樓。其拳拳大者為太白海鮮舫。太白海鮮舫由木造的登陸艇改造的，1952年建成了長105呎的畫舫，到了1960年建長150呎，成為可容納800人的大型畫舫。

投資人是商人袁容先生，由老牌商號王老吉經營，生意興隆。王老吉後來覺得海上建畫舫有利可圖，決定籌建一艘更具規模的珍寶海鮮舫，可惜出師不利，珍寶舫開業不久，發生了一場大火，把整艘船焚毀。

王老吉重建乏力，最終把業權轉給何鴻榮和鄭裕彤。何、鄭合力斥巨資重新建造珍寶海鮮舫，採用中國傳統宮廷設計。1976年，正值農曆的龍年，整艘畫舫是以龍為主題設計，無論大堂、廳房、門廊、亭閣，處處都仿照帝苑式裝修，精雕細琢，富麗堂皇。海鮮舫長76米、寬22米、高28米，排水量達3,300噸，可同時容納2,000多賓客，當時耗資3,200萬港元修建。

登上珍寶海鮮舫，只見正門左右兩旁的金龍鑲金溢彩，栩栩如生。船上各廳房均以宮廷勝地命名，分別冠以龍樓、鳳閣、金鑾殿、太和殿等。而且每層均設有東西二宮陪伴在側的皇帝龍座，賓客在品嘗美食之餘，可榮登寶座拍照留念，別有情趣。

1980年珍寶舫管理層收購另兩艘畫舫——太白海鮮舫及海角皇宮畫舫，合三為一，更見規模，成為香港最引人矚目景點及食府。1997年，海角皇宮被轉賣菲律賓。

2003年珍寶海鮮舫和太白海鮮舫重新裝修，面積達4萬5千平方公尺，可容納2,300名以上的乘客賓客，擁有「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食府」的美名。

準確地說，珍寶舫見證了近半個世紀香港的滄桑歲月，不少世界名人如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、國際巨星尊榮（John Wayne）、尤伯連納、威廉·荷頓、湯告魯斯等等都是座上客。珍寶舫曾成為電影鏡頭下的寵兒。例如名片《生死戀》、《龍爭虎鬥》、《食神》……都曾在這裏取景。

成為世界聞名的景點珍寶舫，在其他地方蔚然為重要的歷史文化勝跡，而香港給予人的印象除了商品社會，還有什麼文化底蘊？！（下）



姚瑛雅音
姚珏

以夢為馬

7月1日，我受邀參加了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講話中引用唐代詩人孟郊《上包祭酒》中的古詩「願將黃鶴翅，一借飛雲空」，鼓勵香港人要有遠大的夢想，勇攀高峰，推進「一國兩制」在香港的成功實踐，這部分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夢想的力量，我深有感觸，民族的復興，其實關係的是每一個同胞的福祉和生活，有了遠大的中國夢，才能團結鼓勁，不斷衝破各種艱難險阻，實現社會和諧進步、百姓安居樂業。我個人的成長成熟，也得益於心懷家國，敢於追逐夢想。很喜歡中國詩人海子的詩作《以夢為馬》，講的就是夢想是前進的方向和馬力。詩中說「千年後如若我再生來祖國的河岸，千年後我再次擁有中國的稻田，和周天子的雪山，天馬踏踏，和所有以夢為馬的詩人一樣，我選擇永恒的事業，我的事業就是要成為太陽的一生。」心懷家國、追逐理想的赤子之心就是這首詩歌的情感源泉。

夢想是人類不斷進步的明燈，社會的發展需要傳承夢想，「行而不輟，未來可期」。在我看來，能夠把自己所學所悟，傳承給青年一代，讓他們做得更好，是我最高興的事情。7月1日我還參加了慶祝回歸祖國25周年文藝晚會，與以往不同，這次我和不少青年藝術家同台合作。一是使用高科技，通過視頻和多次合作的香港歌手李克勤，以及內地新生代青年歌手周深一起演出。二是我還帶領4位香港優秀青年藝術家一起演奏，其

中包括了香港弦樂團的青年樂手，也有一位從小跟我學琴，又留洋深造，另一位目前仍在耶魯就讀。從他們身上我彷彿看到自己追逐音樂夢想、不斷突破的人生歷程。我對他們說，希望回歸30周年的時候，他們能夠站在更大的舞台上，代表中國、代表香港去實現夢想。他們則對我說，希望屆時和我一起回國。

演出中很高興的是，我還遇見了一位學弟，在國際舞台上嶄露頭角的中國鋼琴家牛牛，他和我一樣，也曾經在上海音樂學院附小附中，以及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就讀。從他的身上，可以看到他能夠衝破海外，依靠的不僅僅是天才和刻苦，還有強烈的責任感。他希望每個人都有的自己的夢想、使命感，不要忘記自己的初心，而他的夢想和我一樣，就是期望通過音樂把愛和正能量帶到全世界。

青年有夢想，我們的社會就更有希望。習近平主席這次到港講話中提到要特別關心關愛香港青年人，他說：「青年興，則香港興；青年發展，則香港發展；青年有未來，則香港有未來。要引領青年深刻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大勢，增強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。」我特別有共鳴和啟發，因為誰的青春不愛夢想，城市的發展又離不開一代代青年的打拚和追求，香港的新局面、新飛躍，要依靠青年以夢為馬，心懷天下，以民族自強和復興為己任，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。文化藝術方面，我們的責任就是講好中國故事，講好香港故事，關愛引領好青年人，宣傳好中華文化的根，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可以傳承弘揚下去，這就是我們的時代責任，相信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。



砥礪前行加強「錢」途

水過留痕
少爺兵

熱愛街舞的友人，並不認同跳街舞是一條不歸路，就算是沒有固定的收入，但很多跳街舞的愛好者都有「正職」工作維持生計，視乎每個人的想法，以友人及他的朋友為例，跳街舞是一種愛好，生計是生計，只要時間分配得恰當，兩者是可以「並存」，很多事情的「主觀性」都是人為。

「就算是搖樹也總不能不停地搖啊！還得要按時按候澆澆水鬆鬆土呀！」友人強調不同的舞蹈是各有千秋與特色，舞者要前行就不能故步自封，有些人就是無法「走出來」，誰都幫不了：「經常也會聽到這句話：『文化是需要傳承的！』」但，我覺得文化，首先是一種相互尊重；如「廣場舞」被某些舞界人士視為健身運動的一種，認為編舞者來來去去都是那幾種舞姿而已，可是不忘記它亦有它的魅力，熱衷這舞蹈的人也不在少數啊！一直以來，我和多位同道朋友經常到內地觀摩不同舞蹈表演，當中不乏舞界的頂尖人物，他（她）們的舞姿功底造詣深厚，一技原地雙腿凌空翻的柔軟度等表演，已令人嘆為觀止，儘管街舞中這動作時有所見，然而官能感覺卻大大不同，人家的舞蹈編排、音樂及燈光的配合，舞者們的超強默契，呈現出很完美很美的畫面感，像向觀眾訴說一個故事，街舞就是要融入這方面的技巧，使街舞有突破性的進度。」

對於名氣「響噹噹」的舞者參與電視綜藝競賽，意見不一，大部分認為此舉「有失身份」，不過友人卻有此心聲：「看見他們在節目中『唱跳或唱跳小白』，依然努力在學習和奮戰，砥礪前行，其心態及精神，應該得到的是讚賞，因為舞者都習慣了自己舞蹈的模式，要學習另一種舞蹈，首要視自己為一張白紙，重新開始，特別是身體與四肢的協調，不能只有『形』而沒有靈魂；假如我有此機會必定盡力去投入，擴展自我的舞者視角及空間，加強他日的『錢』途嘛！」



好日子

爽姐私語
林爽兒

7月1日，真是一個好日子，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。香港人經歷了過去的3年，特別是黑暴動亂的惡劣環境，然後是嚴重的疫情，終於盼來了陽光的日子。對着天文台掛出3號風球這一天，我卻感到如陽光普照，心中便是喜悅！而這一天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之日！一個大日子！

這天一早我收到第一個祝賀的朋友在電話中送我兩張圖，一張是五星紅旗，一張是賀香港回歸25周年。那是家父的一位老朋友，其實他並不太老，只是年輕時在中藝公司做公關宣傳，每有什麼需要總向家父求助。如今我成了他的朋友，成了他全家的朋友。

第二個祝賀短訊和圖案是靚姐姐米雪傳來的。又是一個有心人呀！其實這一天中午我便見着她，她是在3號風球下到新光戲院出席大師監製的紀錄片《粵劇靈》的首映嘉賓。這天既是香港回歸25周年，同時今年也是新光戲院建

院50周年，意義重大，米雪身為該片的其中一位參加演出者當然要支持。

當日新光戲院非常熱鬧，不過亦為安全起見，全部入場觀眾均要做足安全措施，做齊所有政府要求的「疫苗通行證」的措施，以策安全！首映開場前，還舉行剪綵，十分有儀式感，十多位伶人明星上台，使台下觀眾非常興奮，覺得能見到那麼多伶人真身亮相，是難得的機會！由於電影內容有很多是涉及粵劇界的傳統習俗以至傳說，是大部分觀眾從來未聽過的事情，十分吸引觀眾。

完場後，天文台宣布再過幾小時會改掛8號風球，但仍有觀眾見到李大師在場，設法要和他打招呼合照。在場的伶星笑言大師的魅力沒法擋！

很有心的米雪說要送我回家，因為她和我同路，家在我附近。說她是有心人，她是事實，她也說本來不打算開車過，但想着當天又風球又改路，開車的話也可以順便多照顧幾個朋友；結果我便是要照顧的朋友！



米雪、蓋鳴暉、龍貫天到場支持大師。



帶着老爸老媽打疫苗

百家廊

付秀宏

周秀宏

上周，我上班很忙。因抽不出時間，我不能帶老爸老媽注射新冠疫苗。我們這地方疫情已清零了一段時間，社區方面通過微信群或志願者手持喇叭廣播的方式，不斷提醒和鼓勵60歲以上的老年人打疫苗，或由兒女陪同到各定點去注射。老爸老媽已80多歲了，身體還算硬朗，我攬掇他們一起去打防疫針。老爸同意了，周三他騎着三輪車載着我老媽到就近的中醫院去接種。

接種人員問老爸老媽：「你們有基礎病嗎？」老爸老媽搖頭說沒有。「這麼大年齡，自己主動來打，我們還沒碰到過。你們最好到鎮政府去開介紹信，根據防控指揮部疫苗情況，決定給你們打康希諾還是打科興或北京生物。按理說，你們第一針該到幸福花園用康希諾疫苗注射。」老爸老媽聽後，覺得來一趟不易，有些情願，遂打電話給我姐和姐夫讓他們去幫腔。可任是好說歹說，接種人員說沒介紹信真不行。

周六上午，我去父母家得知這一情況，心裏有些急。疫情形勢反反覆覆，老爸老媽還是打上疫苗才好呀，晚打不如早打。老爸老媽讓我打電話問我姐，姐姐哪嚮說可能人家那是託詞，看二老年齡不願擔風險吧。後來託詞來了，他說打個疫苗這麼麻煩，讓老人家折騰來折騰去，要不就別打了。

我還是堅持要打的態度。中午回到我自己家，吃過飯，想唐海鎮各點的接種應該還在進行，畢竟政府對此事非常重視。午休後，我頭腦中猛想起鎮政府的韓奎朋友。因幾個月前，我與他在廣場散步偶遇，他說宣傳疫苗接種有任務，曾問我有沒有親朋要打疫苗。因當時本地無疫情，我沒當回事兒。今天要老老媽去鎮政府開介紹信，我想他應知道怎麼辦。我第一時間打通韓奎的微信語音，他熱情地幫我問了鎮政府的行政人員。對方回應，按劃片成區的原則去找社區委書記協調。朋友韓奎問我父母在哪兒住，也許是不清楚新立社區和鎮府公館社區的分界，也許是對父母居住的市場東里那兒表述不清，韓奎告訴我的——新立社區胡書記的電話。

我趕緊打過去，話筒裏傳來輕快、周到的女聲。她說：「大叔，市場東里那邊歸鎮鎮公所管轄的馮書記管。我打電話給馮書記讓她聯繫你，好嗎？」我一邊道謝一邊騎電動車到了父母家。剛進門，馮書記的電話就來了，是個近40歲的中青年女聲。我與她介紹了老爸老媽去打疫苗無果的情況，她快人快語地說：「哥，我知道伯父、伯母住在市場東里1號樓3門202，因為核酸我過去過。既然老人家這麼主動，今天下午我一定將打疫苗事宜協調好。上級配給老年人的疫苗是康希諾，一般社區老人不能到普通接種點打第一針，要到幸福花園去接種。」

我聽後，有些為難：「幸福花園離我們這兒還有十多里路，這麼遠……對年歲大的老人實行就近接種，那樣才好呀！」馮書記說：「上級考慮老年人主動打疫苗人數少，臨時從社區租房子設接種點不太實用，設點在幸福花園確實遠了些。但上級也體諒到老年人的實際困難，要求我們一旦有需求，立即派車派人上門去接。我就就聯繫醫護人員。」又等了十幾分鐘，馮書記來電話了：「現在是周六下午5點多，到了下班時間。雖上級要求我們24小時隨時待命，但接種人員以為不會再有打疫苗的人來，正在準備回家。哥，要不這樣，明天上午8點半，行不行……」我明天早上有其他要緊事要辦，就請馮書記與接種人員溝通下，能不能今晚晚點下班；馮書記笑着說：「行，但我沒有命令人家接種人員的權力，等我去協調。」

7分鐘後，馮書記來電話了：「妥了，就老二打疫苗的事情，我與鎮黨委書記作了匯報，他非常重視。請接種醫護人員一定晚走一些時間，盡量滿足老年居民戶主的需求。現在我和司機就出發，用轎車去接你們到幸福花園。」我沒有想到，鎮、區書記如此雷厲風行，我深為感動，連連說道：「謝謝，讓大書記和馮書記操心。10分鐘後，我們到離家不遠的那個2元店路口等你們，車到請打電話。」

因是市場小路口，又碰上買菜時間，那個2元店路口附近汽車絡繹不絕。我帶着老爸老媽在路口等了5分鐘。馮書記的車開不過

來，她電話告知車的顏色和位置。我先走過去，讓老爸老媽跟在後面。這時馮書記下了車，說：「開車門時看行人，小心。」「謝謝，這麼晚了，大老遠來接我們。」司機相當年輕，是一個二三十歲的男子，車開得相當穩。我問他姓什麼，他姓王，我說麻煩你了，他有禮貌地擺擺手。20分鐘後，載着我們一行5人的黑色轎車停在了幸福花園疫苗接種中心門前。我帶着老爸老媽跟着馮書記走進接種室，接種人員正在那裏等我們。

出示身份證、填表後，接種人員一邊囑咐接種後不要吃辛辣食物、多喝水，一邊囑咐疫苗小瓶中抽藥，我分別幫爸媽脫上衣，相繼露出肩臂部位的肌肉。爸媽十分配合，很快疫苗都打好了，還連聲說「一點兒都不痛」。接種人員讓我帶爸媽到觀察室觀察半小時；沒藥物反應後再走，他們則在接種間守候。我抱有歉意的說：「謝謝，給你添麻煩了。」在半小時的觀察時間裏，我和馮書記拉着家常，她時不時問我父母是不是有不好的針後感覺，二老說：「閨女呀，沒事兒！謝謝你呀，專車接過來，還和我兒子在這兒一起等着，你們做得太好了！」時間一分一秒地流淌，我忽然覺得社區工作者的溫情也流淌在心底，心裏哪兒還有埋怨？真情令人感動，心中暖融融的。

回程路上，我不斷對馮書記和司機道謝，說到回家要晚7點，耽誤你們吃飯了。馮書記說：「開車的王師傅，是新調來咱社區的王副書記，是我的工作搭檔，都沒啥說的。困難之時，哪兒能少了王副書記出場呢？」突然間，我明白了，社區領導帶頭衝在第一線，我此時正在親身見證和經歷。我問馮書記：「本輪疫情以來，有哪天沒有問題需要你們解決和求助電話嗎？」她誠實地笑笑，說：「近一個月以來，我們只放了一天假。其餘時間，哪一天都像陀螺一樣轉着，最大問題是覺不夠睡，甚至常備着速效救心丸。我的孩子疫情期間上網課，因工作累得沒了點兒精力，我一次都沒過個。遇到像你這樣通情達理的主戶，我就感到非常幸福了。經常勸解、講理或吵架，現在我這脾氣都快磨沒了……」到家了，老爸老媽眉開眼笑，大聲道：「你們都是好樣的！」



隔離惡夢

落地觀察
湯煇兆

工人3年沒有回鄉，一知隔離期縮至一個星期，我們便立刻讓她訂機票和酒店。她的孫兒出生已1歲多，很想回去看看。

我們要在5月訂6月的酒店，選擇不多，結果只找到一間，完全不近我們居處的北角華美達酒店。我們住新界，要拿東西給她也挺麻煩，但當時已無選擇，有酒店已經很好運。

不知是否因為太大需求，酒店根本不用愁沒生意，又或是員工根本不想酒店變為隔離酒店，所以服務水平非常嚇人。也可能是工人姐姐言語不通，或因為不是香港人的關係——她說一到步，他們便不斷向她噴消毒藥水；他們問她拿護照時，又噴護照又噴她的手，又叫她不要開口說話，令她非常緊張。她房間的燈壞了，我叫人幫她修理，久久沒回覆，後來終於有人來，她一開門，維修人員便喝她叫退去房的一角，不要說話！請留意那不是確診酒店，只是一般的隔離酒店而已。

跟酒店溝通，他們說她沒有開門，但工人姐姐說她查了幾次（因為真的很肚餓），還發現房門外圍上「危險」的綵帶，就如案發現場一樣。

最後，在第6天下午4時，衛生署才來接走她。我問酒店會否退回第7天的錢，那位客服應該十分躁狂，只用文字回答我說因為已過11時，所以不會退錢。我不明白，因為本身是第7晚才退，他就開始反問我工人是幾點離開，十分沒有禮貌。我着他冷靜一點，他就開始罵人，又反問我他哪有沒禮貌？完全不可想像出自酒店客服的口中。僅以文字回覆，也可以這麼沉不住氣，他們是有多生氣呢？

工人由隔離酒店到給確診人士住的酒店後，說如天堂一樣，不但司機安慰她會很快轉陰性，宜必思酒店的人更好好招待。我完全不介入因為她爭取什麼，她全都是自己打電話或發文字短訊。她說在華美達咳得很厲害，可能也因為太緊張了。去到宜必思，已可以安心入睡，結果她兩天後已轉陰，於最早可離開的第6天Check Out了。

疫情之下，大家也壓力大了！



鵬情萬里
趙鵬飛

最新的盤點出來了，知名作家梁曉聲同名小說改編的長篇電視連續劇《人世間》，成為內地上半年好評度最高的劇作。在這部跨越長達50年的劇中，國家經歷了從文革走向改革開放，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變，千千萬萬個普通家庭則在劇烈的社會變動中，從陣痛到迷茫，再到逐漸適應，並開始找到新的生活路徑。劇中塑造的一組普通人物群像，在各自的階層和境況裏，苦苦煎熬，努力掙扎，竭力想給家人一份溫飽有着的安穩生活。寫實的劇情，和可親可信的人物，引起了幾代人的共鳴。看了原著又看了劇作，我倒是被其中的愛情觀所吸引：無論放在哪個年代，不懼世俗傾軋從內心尋覓到的良配，都是漫長人生最值得擁有的瑰寶。

什麼才算良配？郎才女貌？門當戶對？如若沒有情投意合，前兩者都只能是錦上添花。在原著裏，出身底層的周氏3兄妹，之所以能在艱難的人生裏披荊斬棘一路踏河而行，各自身邊

有良配相伴，絕對是最強大的後盾跟堅實的支撐。兄長周秉義屢屢放棄改變事業前途的機會，只為守住與女友郝冬梅的情投意合；姐姐周蓉敢愛敢恨遠赴貴州，只求與摯愛的落難詩人馮化成結成靈魂伴侶；弟弟周秉昆不顧家人反對四鄰歧視，堅持和命運多舛的貧女鄭娟共圖難關。

所謂良配，必定是一場非你不可終老為你傾其所有的雙向奔赴。與周氏兄妹對所愛之人不顧一切相較，郝冬梅、馮化成、鄭娟，乃至最後替代馮化成癡愛周蓉一生的蔡曉光，身上散發出的人格魅力和人性光芒，也足以讓人欽佩。鄭娟忍受常人所能不能忍，帶着盲弟和私生女，在左鄰右舍的唾沫星子裏，無名無分，盡心盡力，照顧周氏兄妹植物人母親數年之久；蔡曉光喜歡周蓉多年，為了成全她和她所愛之人，長達十餘年的時間裏，愛屋及烏，為周家人付出了常人難以付出的真心實意；郝冬梅的父母都是高級幹部，在巨大的階層差距面前，她自始至終都從愛出發，保持平等質樸的赤子之心。

良配

電視劇《人世間》裏的3對良配，不離不棄、有情有義、溫良敦厚，成為彼此苦難人生最值得的託付。這既是作家和編劇用理想的筆，給更多掙扎着才能勉強活下去的人，一點盼頭，也是對世間蒼生的一片悲憫之心。在原著的結局，周秉義病逝前握着妻子郝冬梅的手，對守在一旁的妹妹周蓉和弟弟周秉昆說，咱們3個人此生最大的幸福，就是都和好男人和好女人結為伴侶，這是僅次於父母之恩的夫妻之恩，你們對曉光和鄭娟以後要有感恩之心。

人世間本來就是這樣，坑坑窪窪，疙疙瘩瘩，側身其間的成年人，大部分的時候都是意難平。能撫慰創傷，熨平愁眉，重燃希望的，莫過於一個總能在最疲憊時刻，給予理解、包容、溫暖的良配。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，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。

人生實苦，正是因為了父母之恩、夫妻之愛、手足之情、朋友之義，這苦嚼了嚼便能嚥下去，些許的回甘，微微停留在舌尖上，成為咬牙走下去的所有理由和源源不斷的動力。